

西珍瑤
閣書籍
正軍

劉知幾曰漢書
帝紀此其最勝
者
王維楨曰此紀
指次楚漢得失
興亡處間多撮
籍紀而併入之
以故較史記更
詳而整
隆按史記先紀
項籍次紀高祖
迺詳于楚而略
于漢漢書首紀
高祖後傳項籍
迺詳于漢而略
于楚

漢書評林卷之一上

高帝紀第一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
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
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

焉

師古曰邦之字曰國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沛縣也

者

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沛縣也

豐

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

本

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

生

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姓劉氏師古曰本

縣

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姓劉氏師古曰本

范

氏在秦者又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

爲

劉因以爲姓母媪爲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

反

師古曰媪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

母

之姓古曰媪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

下

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

奇

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

又按毋媪運下
讀方與下文父
太公往視句法
相對
茅坤曰事雖幻
而敘次亦錯落
隆按孟堅漢人
也首紀漢世系
而不書太公何
名劉媪何氏豈
高相民間崛起
湮滅無聞而當
時又未皇典禮
之事後世遂無
從考證據皇
甫諡有云太公
名執嘉又名媪
媪姓王氏
劉會孟曰見較
龍于上猶况增
言吾使望其氣
皆成龍意非必

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皆
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
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遇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父太公往
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
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
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
不作
娠 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
高也準頰權準也頰頰頰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
晉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
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
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師古曰在頰曰頰須在
頰曰髯髯音人占反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
為廕子吳楚俗謂
之誌誌者記也 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
開太之貌音

與龍交也史記
交作較

田汝成曰廷木
平聲而師古音
定方音也

劉敞曰常繇常
字當作嘗

洪邁曰史敘高
祖觀秦皇帝曰

呼活 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應劭
反 用補 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上
館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好酒

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
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
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

貫賂 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

留飲酒離數倍如淳曰離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

券棄負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

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喟然大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是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

成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肯固可見云

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謂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單父人

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

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二匿初就為客後遂家沛也仇離也音求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

進文穎曰主賦歛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歛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賁又作贐

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賁又音才忍反陳

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

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今號令也大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音弋政反乃給為謁曰賀錢萬

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

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

耳給音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徒在反

其錢多故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

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今於尊處坐音中臥反以下亦同蕭何曰劉

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

所訕師古曰訕曲懼也音丘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

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竟酒後呂公

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之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

妾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

杜牧曰呂公之相誠不謬矣然

呂氏大族也以一女子偷竊位

號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

其死不知一女邪禍邪得一時

之貴滅百世之族詎謂其善相哉

隆按酒闌酒後酒罷相喚應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

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

凌約言曰過接處點出呂后又點出孝惠魯元為下文老父相母子張本

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

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諡也。韋說失之。高

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學。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學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呂后與

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屈原曰舖其糟是也。以食食父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也。今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

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

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者亭卒舊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

隆按史記皆似君此作以君文義更深

王鑿曰此言遂不知老父處下言因忽不見皆神之也

也。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

敖英曰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邁蛇而斬之無足怪者迺若神母夜哭竊

疑沛公族老嫗為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爾觀田單守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頰可察見隆按斬蛇夜哭詐耶則流火之鳥躍舟之魚自古已然矣矧東南天子氣五星聚東井種種奇異是可人力致乎蓋天生一代與君自宜特非常之兆以開其始恐不可以天神魚腹之詐而遂概疑之也又按已上曰見

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時時冠之師古曰夔古之遺訓也呂古以字籀音託時時冠之珍此冠休息之暇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師古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反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

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而寤也音功效反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

交龍于上曰見其上有怪曰赤帝子斬蛇曰東南天子氣曰所居有雲氣皆兆之徵于天者曰兩家折券曰呂公許女曰老父相大貴皆兆之徵于王者班史歷次于紀之首以見帝王之興有徵于天人云又按此時高祖初起天下未定故以秦紀年田汝成曰陳涉起斬本音祈而蘇注云音機蓋方音也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斬蘇林曰斬音機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

月九月字較史記更有頭緒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

田汝成曰乃閉城守本如字而師古音狩蓋方音也

隆按高祖書帛射城上之語即上文所謂劫眾也

許應元曰高祖起沛時沛父老子弟共殺沛令

以迎高祖羽起
會稽亦殺會稽
守第沛令負高
祖而沛父老子
弟自殺之與藉
之手刃殷通絕
異又高祖起事
便思完沛父子
兄弟而項梁父
子徒以兵力逞
此成敗所以異
形也
隆按不能完應
室家完願更立
可者應擇可立
立之皆文吏自
愛應非敢自愛
又按聞劉季奇
怪即上文所紀
白蛇雲氣之類

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
亂也。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
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
者皆謂不能完父子兄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
弟之黨故總而言之。此大事，願更立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
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
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
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
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
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隆按殺蛇應前
案

隆按是月以下
先提諸侯王一
時並起，庶下文
敘事纔有頭緒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
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
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
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
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
廷沛縣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
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即凡殺
牲以血祭者，皆為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
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旗幟皆赤。師古曰：
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由所殺蛇白帝子
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
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
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
自立為

自立為
自立為

自立為

此史記所無

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

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戲音許宜

反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沛公攻胡

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

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

平其名也師古曰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

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

王維楨曰史記索隱云師古謂得為名非也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州守壯而殺之此說是

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海之縣也讀如本字

之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抗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趙王武

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

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穎

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

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

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

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即如文氏之說今魏地已定者

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今守豐不

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

反為魏守豐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

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

為趙王

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歌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東陽

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

名也臣贊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鄆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

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

在留

師古曰留縣名

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

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

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司馬尼將兵北定楚

地

如淳曰尼章邯司馬師古曰尼古夷字

屠相

師古曰相縣也

至碭東陽甯君

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

師古曰蕭縣之西

不利還收兵聚留

二月攻碭三日拔之

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

收

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

師古曰下邑縣名

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

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九人

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

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

師古曰別將謂

小將別在他所者

六月沛公如薛

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

與項梁共立

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

立為楚懷王以祖

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

隆按與故合九千人者以故所收沛子弟三千合今所收碭兵而言也此種密處史記無此句又按引兵攻豐二句結雍齒反為魏守豐案且為後不復豐與先封雍齒張本

隆按懷王之立史記但云盡召別將居薛漢書改沛公如薛與

項梁共立云云
見兩人俱北而
而事楚則異日
沛公所為縞素
發喪以聲項羽
弑逆之罪者庶
幾有本末云

劉會孟曰環水
或地名或水自
環其地以為决
水自環則無此
兵法文張注恐
非

濟師古曰破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攻亢

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

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師古曰北陰幽之

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

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如淳曰振起也収散卒自振迅而起也守濮陽環

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沛公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

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

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還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

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繯繫於項繯者結礙也繫繞也繯音獲繫音頤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

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

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昫怡師古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

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

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履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

茅坤曰以下與史記互為文稍相亂

隆按當陳勝遣數十萬師入函

谷關非邯率驪山之徒擊之則長驅直擣咸陽秦亡旦暮間矣所以能支撐兩歲猶克陳勝降李良焚魏咎困張耳殺項梁者皆邯力也此其將略豈蒙恬下哉惜其助桀為

雷不免身名俱滅耳

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

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

隆按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句楚漢所以兩相殘殺而天下率歸于漢者根本于此

廢也。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

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

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

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

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

呂祖謙曰看楚懷王諸將言便合知楚漢得失

也。獨羽然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

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

類。如淳曰唯音詐笑反。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

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

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

謂涉為前陳王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安有後陳王乎。扶義而西。師古曰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

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

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

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蘇轍曰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執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于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

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

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

尉曰都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

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

縣名也遇剛武侯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

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

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

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

隆按羽殺宋義語詳羽傳

隆按羽大破秦軍語詳羽傳

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

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

臣瓚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酈食其為里監門服虔曰音歷異其基蘇林曰監門門卒

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

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酈

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

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

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

王維楨曰酈生一言高相即起謝上坐即此便見大度處隆按史記襲陳留下有得秦積粟句沛公入關籍以足兵餉不可去

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麟大破之楊熊走之

榮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

言使人將行徧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

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到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

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

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臣贊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

月與南陽守齧戰師古曰齧音蟻擊東師古曰擊縣名也大破之

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沅反沛

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張良諫曰沛公雖

隆按當時諸侯兵亦欲入關以故沛公不得不急

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

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

圍其城矣師古曰文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

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南陽守欲自剄鄭

遲字作遯亦徐緩之意也音黎南陽守欲自剄氏

曰剄音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

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死未

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司屬官號恢音口回反

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今足下盡日

王維楨曰陳恢之說大略與子房意同蓋恢雖為其死計而沛公因得一助矣非漢業之將成耶

隆按自懷王定關中之約沛公始從陽攻昌邑未下則去而襲陳留矣已又攻開封未拔則去而屠潁州矣已又攻平陰不利則從轅轅至陽城而引兵過宛矣凡此不待其既下而即去者以急欲入關之

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今守其郡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

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咸鯁也。

王陵安國侯王陵也。師古曰咸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侯者晉說非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婆。

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為番今故號曰番君。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躄。

故而惟宛最強如復引而去如他邑則從後追擊未必非入關一阨也。以故子房危之而得陳恢者約降而為之先聲而西諸城遂刻期而下矣。沛公所以得先入關中者其次第如此。班史指次歷歷如掌。劉會孟曰所過母得鹵掠秦民喜置析酈皆降下不合宜從史記

躄之躄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皆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向反。

謂略也。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

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

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

隆按即降項羽語詳羽傳

隆按史記止曰用張良計而不載其說不如漢書詳

劉放曰按五星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

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

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使酈食其陸賈往

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

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費山蘇林曰費音蒯擊秦

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

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沛公

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

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

秦十月聚東井高帝適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仍人言不改爾

隆按沛公于所過禁毋鹵掠入關不殺秦子嬰與封秦府庫不取此皆王者作謂長者扶義而西正以此

即今所謂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

謂霸頭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轂也係頸

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弗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

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

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

取象竹節因為名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

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

霸成觀西四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

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

陳仁子曰高帝約法三章為父兄除害沐以所好而解其不堪是非未見利害瞭然秦漢興亡決此數語矣洪邁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于此矣蓋禮義感人心其究至于淡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物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

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

耦語者弃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弃市者取刑人於市

與眾弃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

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

李二說意並得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

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

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

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

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

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

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遺跡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

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

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

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

唐順之曰帝初入關其執誠不足抗羽曷若且捐關中以與之辟處一隅蓄銳養威以待其變之可乘而後一舉而斃之大業可定也胡為汲汲于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徵倖于鴻門之謝耶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隆按點出曹無傷使人言羽發後案

又按班掾取史記項籍紀所次鴻門事參入于此故獨詳胡績宗曰亞夫已知沛公之人事如此天命如此而猶忿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傳曰識時務者在俊傑蘇子以人傑稱增吾斯之未信隆按先提兩家兵力不敵起沛公謝羽案又按伯為羽同族即羽無道當如智果之別族可也迺以善張良故陰助沛公自滅其族伯之

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旦也。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

罪浮于丁公哉古詩云鴻門舞劍其為虜廣武杯義脫若翁為楚不忠如定罪未應項伯後丁公足為伯斷案

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師古曰巨讀曰詎。詎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

隆按即夜應夜馳謝曰應來謝

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

唐順之曰高帝鴻門之謝不可者二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戮

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

乎親如項伯能必其不我欺乎亞夫之義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于此帝其殆矣故鴻門之謝非計之得也幸也諺曰料虎鬚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劉子翬曰楚漢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

隆按同一入關也史次高祖所過禁毋鹵掠不殺子嬰封府庫而以秦民大喜又益善結之次項羽一一與沛公相反而以秦民大失望結之楚漢興亡已決于此又按當羽既存鉅鹿降章邯擁四十萬衆入咸陽懷王特塊然寄坐于楚者耳而于羽致命之日獨毅然曰如約而漫無瞻顧詎不謂英君哉而卒不免滅亡者特以處執單

相見

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

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師古曰隙謂間隙言乖離不合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目以諭之

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

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

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

且為所虜莊入為壽

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壽畢

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

以酒噲因譙讓羽

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

有頃沛公起

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獨騎與樊噲

斬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

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

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

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

也脫身去閒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而去閒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

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

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

令沛公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

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弱且無腹心服
肱之助耳惜太
史公不為立世
家言而班掾因
之遂與當時景
駒韓廣輩埒耳
可悼哉
王維楨曰羽怨
懷王云云是史
氏揣摩其意了
入關一案而項
羽異日遂弑義
帝已胚胎于此
云
又按如約後約
主約背約血脈
聯屬根懷王與
諸將約一句來
又按曰自立曰
更立曰立正見
實不用命處

以得專主約

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

本定天下諸將

與籍也春正月

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

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

正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

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

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

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

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

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

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師古曰即今之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

梁州南鄭縣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司馬欣

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

華之固為院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都

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

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置項羽以董翳都高奴師古曰今楚將瑕丘申陽為

為王更名為翟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

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

本古國臯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

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番君吳

江國師古曰共音龔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故齊王建孫田安

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

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茶

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

郝經曰高帝不與項羽校曩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故後世稱帝王知進退之理者以高祖為首

音是也音都薊師古曰薊即大胡反都薊師古曰薊即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竇田灌韓傳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

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從杜南人蝕中李奇曰蝕音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蝕中師古曰即厚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

隆按班掾補張良辭歸韓句纔見良為韓本旨又按史記韓信說漢王徐廣注韓王信益是時淮陰信尚未知名也班掾認為淮陰信故特為補出拜將一節而以此說為問計之詞及其傳韓王信仍以此說入之何自相矛盾若此合宜史記原注為韓王信

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謂之閣道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韓信為治粟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

茅坤曰漢王引兵從故道是得着處羽無西意而北擊齊是失着處

隆按羽之分王一任愛憎此田榮所以怒而自立陳餘所以怨

曰企謂舉足而竦耳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

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留

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

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

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由

而歸齊也羽蓋自樹敵矣

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

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

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

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孟康曰蕭令也越敗角兵時張良徇

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遺羽書曰

隆按東意東歸東鄉東如與不敗復東脉絡相應

又按繆以為不復東此兵家諸計也羽烏得據以為實而遂弛備于西今沛公得因以定三秦而東出成皇帝天下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若反吸。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音翁。夏縣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綸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綸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然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

王維植曰良之始歸韓為籍立成也其終復歸漢為羽絨成也良于帝有元勳故帝紀中獨詳良之出處如此

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

王構曰三老古秦之舊法而厚其恩禮責以教化則漢祖蕭何之規模也

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

徐一夔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于仁義道德也隆按董公揭羽之不義于天下使天下昭然知其為逆而漢卒席以定天下功豈蕭曹下哉今考楚漢春秋則已載董公封成侯矣及史記漢書功臣表所載若而人並不及董公何歟脫既封之則史氏必不佚其名矣又按東伐與不

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弑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

敢復東相應
劉會孟曰告發
喪語至善先奉
以來物見此
何景明曰高祖
為義帝發喪舉
其所不當也舉
其所以不當而
之天下然後天
下之重在我
劉鳳曰君之視
父奚若漢王棄
其父若敝屣于
義帝何有而為
之縞素
隆按縞素一舉
彷彿湯武放伐
矣然而非真也
假令義帝亡恙
漢王能久出其
下乎要不過假
羽失着因以迫

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哀臨三日師古曰眾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

取天下云爾觀
異曰者秦王楚
隱魏安釐之屬
皆為置守冢即
田橫亦為改葬
則何以于義帝
而顧寥寥耶
劉放曰張耳奉
頭鼠竄安得有
兵五諸侯者陳
餘其一也事見
餘傳

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魏韓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奔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昭然可曉

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

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

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水既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市大

劉會孟曰漢書
有復關中除租
稅置三老賜酒
肉等政是兵間
規模宏大收拾

人心處于長失
之一睢水不流
之後若無大雨
揚砂晝晦楚安
得亂高帝安得
走了長失之二
朱子文曰於文
求室家下多室
家二字相得下
多漢王二字

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楚軍大
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
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
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
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古
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
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
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駁何所據依且
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
避楚軍而反與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
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今武侯澤
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今武其

隆按齊與九江
楚與國也漢王
遺齊反書使楚
背無所倚則羽
果北擊齊而漢
因得定三秦出
成臯已復說九
江叛楚斷其右
臂則羽果留擊
九江而漢因得
收兵復大振京
索間他日漢與
楚相距滎陽漢
王又令彭越為
游兵攻其必救
使其瞻顧不暇
而漢因得絕其
糧于梁地此皆
漢王得着處而
楚竟以此斃矣

謚也蘇云以將兵居下邑師古曰漢王往從之稍收
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謂謁者
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
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
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
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
歷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
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
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
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韓信亦收兵
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

漢王自謂吾寧
鬪智不能鬪力
正此之類

劉會孟曰惠帝
六歲而高祖立
之此一時權宜
為繁人心計耳
又曰集諸侯子
此與劫五諸侯
意同
楊慎曰高祖自
漢中東出司馬
驍董欣望風稽
顙獨章邯堅守
廢丘踰年不下
至于引水灌之
然後破此豈脆
敵哉惜其不知

所事身名俱滅
嚴尤之于王莽
徐道獲之于盧
循皆一律也

呂祖謙曰料魏
三將不能當韓
信等此知人善
任使處

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音
築甬道屬河應劭曰

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
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

地名在滎陽西北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

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
六月漢王還櫟

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

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

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

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

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

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一人相食令民就

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

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

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

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

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曰是

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

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

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徐禎

茅坤曰取教倉定魏下趙皆漢之得着處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

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

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

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間反布戰不

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

兵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

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

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

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

哺音步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

王維楨曰方次刻印即次銷印才見漢王從諫如轉丸處

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

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

音居莧反次下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

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

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

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

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犇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駟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駟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

劉知幾曰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王楙曰班史于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立

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隆按信之忠誠一不至是乎信不燒則帝不脫而漢之大事去矣厥功詎不偉哉而胡帝不錄其功史家亦莫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忠誠不白于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

又按出榮陽與圍榮陽相顧王應麟曰出死業以分其力其謀發于轅生取教倉以饑其師其謀發于酈生也
非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從公守榮陽應劭曰從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從木之從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榮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亦同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

于是堅壁不戰卷銳以待其敵則轅生之為也太公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城下之功則酈生之為也然而酈生工于謀國而拙于自謀固無憾也若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徒主組高于酈生遠矣

李觀曰麋軀冀於不朽不朽在於立節立節在於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弘演內肝殊也豈非臨難不苟免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走今遁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榮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若非漢王敵也羽亨

耶

朱子文曰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至門何乃近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

隆按鄭忠之說即轅生本指

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

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

是也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

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

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

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漢王得

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戰郎

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

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之綰師古曰音烏板

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橐之

隆按敘曹公事本史記原文而先後之

屬也積音子賜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

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

曰挑戰擿燒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李音瓚說是擿音他歷反燒音乃了反勿令得東

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

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

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

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酈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

愛約言曰負約是本情固宜首及之陰弑義帝罪莫大焉而數

答於成臯谷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谷長史欣皆

自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

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

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

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

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吾始與

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之為九蓋惟據事之先後言耳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

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

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

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

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

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

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

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

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

劉會孟曰掘始皇墓獨見于此

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

隆按數羽罪一應前文

隆按高祖數羽
十罪斷則有餘
矣然竟為飛鏃
所中其于料敵
之智或淺也因
以見楚子投袂
而起孟明焚舟
而前是皆幸而
成功爾
朱子文曰彊請
下多漢王二字
當云漢王病創
卧張良彊請起
行勞軍

宋祁曰欣自劉
泥上死矣今梟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
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
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
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臂而捫足者以安眾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
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
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
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
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留四日。復如

于此以欣舊都
故示之

隆按補此一
段發後韓信又進
兵擊楚案

劉會孟曰初第
賦與北貉燕
騎未助二事皆
合載于此則自
知羽食盡少助
良平勸歸語最
是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
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
共為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
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
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
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
為治庫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
兵車馬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瞻反。與作衣衾而斂尸
於轉送其家。師古曰。轉送也。四方歸心焉。項羽自知少助

隆按通篇以東西二字為眼目羅大經曰吳請成于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漢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隆按史記止曰用張良陳平計而不載其說

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

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

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

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而諸侯皆附楚兵

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

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漢書評林卷之一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

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

復入壁溪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

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其不至固宜君

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齊王信

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

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

劉攽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

隆按史記止曰用張良計不載其說

王維楨曰信本
王孫楚地其故
所有者故曰復
得故邑

隆按期之則不
會封之則皆來
為人臣而當如
是耶祇自速禍
爾

隆按垓下之會
史記有淮陰侯
將三十萬自當
之一段楚漢結

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

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曰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

師古曰曰傳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

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

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

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

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

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

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汶縣

聚邑名也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

素在此班史何
以刪之

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
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
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
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

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

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

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

城。師古曰曰臨音力禁反封項

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

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

鄭樵曰觀項羽
既亡之後而魯
為守節禮義之
國則知秦時未
嘗廢儒而始皇
所坑者蓋一時
議論不合者耳

盧辨治曰馳信
壁奪其軍追固
陵之不至耶

漢書卷九十五
高祖本紀
十一
戴

隆按項羽既滅即下義帝無後之令所以終前編素一說又按敘封韓彭史記次子即位之後則諸侯王上疏業稱楚王信梁王越矣漢書是盧舜治曰封信于楚封越于魏所以踐固陵之遣使從張良之計畫也史文前後相顧周匝隆按高祖初上尊號以開四百年不基自宜鄭重其事以故班

史詳次諸侯王兩疏及高祖兩讓之詞蓋帝王規模如是哉史記失之略矣

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

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

卹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

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

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

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

殊死以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

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

大王陛下。

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

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儼。亡上下之分。

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

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

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

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

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

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遠尊之意也

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先時秦為

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

謂比類相儼無尊卑之差別也

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

德之著明者不宜於後世

許應元曰高祖混一字縣正帝號不正始改元於禮為缺豈戎馬倥偬之後未暇講耶叔孫生何在以文帝之恭默而再改元

又何也
隆按史記缺書尊皇后太子與追尊劉媪一節此不及漢書處又按故衡山王一段史記僅書其略爾
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此豫章字傳寫之誤
盧舜治曰番君芮為羽所侵奪者粵王亡諸為羽所廢而弗立者故高帝有是詔云

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

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

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

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

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

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

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

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

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

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

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

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

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

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

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以長沙豫章

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

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

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縉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也其人本蛇

呂祖謙曰此還定安集之大政也

陳仁子曰高祖即位罷兵歸家念及以饑餓自賣者免為庶人蓋與成湯歸亳寬仁彰信武王歸發粟散財同一意
劉放曰予謂有罪者會赦免罪

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

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

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

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曰反其歸者

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係山澤不書名

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

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

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

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

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

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

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

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

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

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方曰反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

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

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

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

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

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

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

劉放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

曰於何得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

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

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

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

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

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諱曰通侯通亦徹也言其功德通於王室母敢隱朕

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

不改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

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

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陛下

嫚而侮人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

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

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

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傑然獨出也此吾

洪邁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為雄才韓退之為文以吊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
王世貞曰乘傳詣洛陽如淳註云然漢書凡皆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從代即位亞夫以太尉南討至六傳豈小緩事耶而四馬足下也

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戊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

隆按帝以親愛故雅欲王縮而十人者逆知之。遂以縮請爾。如以功且不得與參等比。烏乎多。詳具本傳。

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

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

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

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

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後九月。徙

隆按偽遊執信
事詳平傳
王維楨曰左右
爭欲擊之者忌
信功高也由信
之不善處功使
然

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

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

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

本字又音莫風反

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

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

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

或以其故犯法。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愍焉

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罪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

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

又治秦中。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

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

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言

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

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秦得百二蘇說說是也地勢便利。

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

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

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

隆按肯謂秦齊不可王以其地險而難制也是也而曰親子弟可王則親子弟寧獨不懷異志乎高帝因而大封竟貽他日七國之變皆肯一言啓之

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

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

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

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攷義蘇說

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

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此東西秦也。非

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

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

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建

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

盧舜治曰高祖懲秦孤立大封

同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

三庶孽分天下

半苟簡一時流

禍于後豈王澤

熄而天不牖其

衷耶

劉效曰按地理志東陽郡吳皆

非秦郡後漢順

帝時始分會稽

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

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

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

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鄆郡今故

鄆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以碭郡薛郡郟郡三

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郡

也師古曰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

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

七十二縣立子肥為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

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

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

何孟春曰晉文公之赦里是須與高帝之先侯雍齒其事最相類二君皆置怨以安人心非誠然也
王安石曰子房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

復之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

隆按帝即位之日業尊皇后太子昭靈夫人矣害不并太公而尊之而又一歲也始因家令者言乃有此稱哉此不可曉又按陸貞山擁篲行云泗上亭長作帝王宮中老翁猶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令一言翁始畏見未朝翁翁擁篲須臾趨詔尊上直家令歸來金滿床昔為田舍公今為天子父擁篲一迎真有助高相之事大公觀此可

後上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慧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音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謂利兵也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

得其概云
蔡邕曰不言帝
非天子也按秦
始皇追尊莊襄
為大上皇已有
故事矣

朱子文曰匈奴
下疑多一與字
蓋信既云走匈
奴其將乃立趙
利為王收信散
兵與匈奴共距
漢去一與字便
明

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

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

反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

師古曰姓曼丘

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

師古

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
日故趙六
國時趙也
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

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師古

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

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

人之中二
三墮指

隆按不禮趙王
伏趙臣謀逆案

陋故秘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
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
使樊噲

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

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

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

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

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

也如淳曰耐猶在也在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

形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耐謂

類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

侯表宣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至長安蕭何

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

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

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
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

隆按蕭何欲帝
都秦而恐其未
堅也故特壯麗
其宮室以侈其
心而駕言曰毋
令後世有以加

云爾異日武帝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自何啓之

盧舜治曰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及其過子婿之家雖箕踞慢罵亦故態也賈高何乃不勝鞅鞅甘心負篡弒之賊哉

愚獨嘉帝終于赦赦赦高而待魯元公主如故

隆按劉氏冠直與起漣應

面則無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

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喧擾之意未

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

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云

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

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轄還

過趙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上欲

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

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櫜服虔曰櫜音衛應劭曰小棺也

今謂之櫜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

以櫜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

曰不幸死死所為櫜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

曰初為櫜櫜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

改讀音為貫也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祠

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

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以

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

絺紵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縵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

紵織紵為布及疏也劉織毛若今毳及氍毹之類也

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古絺音丑知反紵音佇劉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晉灼曰音支師古曰

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曰始大

人常以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猶音工外反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殿

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

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

好也屈音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

劉敞曰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

隆按不能治產業且應前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劉敞曰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

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并捕

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

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

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

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

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

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

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上說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

隆按王實不知其謀與上陰謀欲弒上句相應

劉敞曰古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戰國時俗也

隆按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為是

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

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

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

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也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

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

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以下

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

于國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

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

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

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濞汚也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隆按趙相周昌一段史記所無

胡纘宗曰時帝初得天下諸侯王相繼謀逆帝方誅討未暇而暇及于夫城者乎帝之不罪守尉與無功而拜四人為千戶蓋皆應變之徵權云

漢書卷之六 高帝 四 六

劉敞曰與猶待也
劉敞曰吾知與之言知所以與之術也

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

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

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以金

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

將騎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

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

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馬

隆按淮陰謀反族誅事詳本傳

徐中行曰書與三族所以青帝之失刑也韓信之功亦大矣未有反計則宜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宜宥其子孫此千載之公案

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

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

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上

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

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

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代之雲中以西為雲

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

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

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

劉放曰率屬下句太率也王楙曰高紀詔令雄健孝文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速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曾鞏曰高帝平時侮慢李士大夫至取儒冠溺之所與共成功

者多販屠狗之徒及天下既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為召至四酷從太子遊高祖見遂不復易然則賢人有補于國家如此有天下者顧河忽哉

真德秀曰此詔令頒行之次第

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

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斂也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

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

故百姓疾苦之今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

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皆待

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

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

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

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

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

相國鄼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

云何封沛郡瓚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鄼者本是春

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

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

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

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

非沛縣也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

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

劉放曰義讀曰儀謂儀容也王世貞曰信越叛乎曰惡呂氏之誅也承帝意也夫二臣者非人臣之才而不能君也其弗獲令終也宜哉盧舜治曰彭越韓信同一書法其義自見

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

癘病勿遣師古曰癘疲病也音隆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

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

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

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

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

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

郡使與百粵襍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南海尉之名也

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

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

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其所居而立之它稽

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秋

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

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執上善之封薛公千戶

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為王

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

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

隆按陸賈說南粵王稱臣事見南粵王傳

隆按淮南王謀反與薛公畫策事詳黥布傳

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
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為皇太子

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

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

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儂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

林曰缶音番音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

為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布走。令別將追之。上

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

行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治也音胡甘反

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

劉基曰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散而還諸朴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于此王世貞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文仲子贊二帝語去孔子不遠徐中行曰後人有味歌風臺者曰盡憐走狗草雲夢那識晨鷄伏未央讀此兩言則帝之所思而傷者所泣而悲者徒落魄于故鄉父老爾

細頸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愴慨

傷懷。師古曰愴音口朗反愴音口代反泣數行下。師古曰泣目也中淚也謂沛父

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萬

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

具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

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樂飲也十餘日。上欲去。沛

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

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

隆按了前死雍齒反豈一案

隆按封吳王事詳本傳

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

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

忘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

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皆

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

當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

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

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沛侯濞重厚。

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

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

王應麟曰或問高帝不修文學何以祀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

分爭秦自坑焚不能晦其明也觀高帝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然則帝之過魯而祀孔子蓋有感

于斯乎丘濬曰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漢四百年之治所以幾于三代

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

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

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宣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僖諡及福

皆絕。以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

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令視其冢

復亡與它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

豨所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縮。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審食其音

下

者蓋祀魯一太
牢之效耳
隆按以上敘帝
四奪反地四下
詔文擇立諸子
為王較史記明
整可誦
又按帝立異姓
功臣為王者悉
以反謀夷滅故
持下此詔布告
天下使明知已
之亡負于功臣
云
又按班掾借此
詔結束高帝夷
滅諸功臣案

異
基
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
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
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
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
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加爵
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
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
南海王文類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
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
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
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
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
佗一郡織未得王之

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

同安輯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

下乃食邑

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

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

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

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或云為列侯食邑公者比於上爵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

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

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吏二千石徒

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師古曰復

音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

宋祁曰舊本無
不醫曰可治
字
朱子文曰可治
下不須于定二
字
何孟春曰楊龜
山謂帝有疑平
之心然他日平
無間言而陵竟
無益於國是未
必然蓋平智有
餘可以全社稷
而難獨任者帝
知其不能廷諍
也呂氏欲私所
戚不有王陵誰
持天下正義帝

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
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於是上媢
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
三尺亦同。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臣瓚曰：史記云：齊勃
海人也。師古曰：扁音步。典反。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
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
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
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

取陵在是而憂
陵不容亦在是
故又欲以平助
之耳後之世平
無隙而陵見疎
豈陵之罪哉
隆按帝崩長樂
宮下史記有四
日不發喪句班
掾省之而綴于
呂后謀族諸將
之後更明也
又按考異云呂
后雖暴戾亦安
敢一旦盡誅大
臣又時陳平不
在榮陽樊噲不
在代此說疑誤

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
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已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曰：帝
年四十二年，壽五十三。即位即位。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
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
編音。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也。音於亮反。今乃事
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也。誅之是亦此也。以故不發
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
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
十萬守榮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

洪邁曰是時漢室之危幾于不保而商一笑談間釋然無事其功詎不大哉迨呂祿之滅又商子寄給之則鄴氏父子之于漢謂之社稷臣可也

隆按初高帝一段倒敘作結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文穎曰躡猶翹也如淳曰躡音如今作樂躡行之躡音灼曰許慎云

躡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

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

四十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皇

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

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諡也初高祖不修文學而

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

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太山若厲國乃滅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

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負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

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眾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

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

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

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

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

吳訥曰司馬相如作荆軻替世已不傳厥後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范曄更以韻語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

東方朔畫像贊
盧舜治曰班氏
一替溯高帝之
世系爾無它長

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
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

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

上為陶唐氏
師古曰范宣子即
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

劉累
在商為豕韋氏
師古曰豕韋國名在
在周為唐

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
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

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
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
晉主夏盟為范氏范

氏為晉士師
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
魯文公世奔

秦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
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

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
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
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

劉敞曰當讀云
遷大梁都于豐
則與下文合類
解誤矣

洪邁曰以上六
句皆韻語不知
何人作此頌諸
家注釋大氏闕
如

乃復劉累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文穎曰

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
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

戰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
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

六國
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

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遂為豐公
猶入也
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師古曰鮮少
及高祖即位置祠

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采心
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

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
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

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
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

隆按贊意總結
在此數句上

信哉

師古曰綴言不絕也

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

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漢書評林卷之一下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惠帝紀第二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

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

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

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

級今斷不滿二

隆按呂后稱制在孝惠崩後史記遺孝惠而獨紀呂后將置孝惠于何地乎班氏分為二紀甚當又按時呂后專制孝惠不親政故此紀無政績可載僅以紀大事存歲月云

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

歲賜錢萬則漢
二歲亦賜一級
矣

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

宦官尚食比郎中

應劭曰宦官閤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
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
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

騶比外郎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騎也師
古曰騶本廐之馭者後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

人滿五歲一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
又今為騎因為騶騎耳

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

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

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
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等也

視作斥上者將軍

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
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

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
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
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
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二千石二十

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

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
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

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
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爵五大

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

者皆頌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如淳
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

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
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

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
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

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宦
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

隆按此上重有
功者此下輕有
罪者

宦非闔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
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
是也古者頌與容同 **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
五大夫第九爵也

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

滿十六者也内外公孫謂王侯内外孫也耳孫者玄
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
有功勞内外孫有骨血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
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
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
薪坐釋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
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
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
爵名也内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
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
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鞮單于云烏維單于
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
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
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

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入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
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連音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
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

計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

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

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
今郡諸侯王立高廟
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二十

劉歆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凡弟耳雖欲誦呂后而以母事之于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誦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以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安為齊王母

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九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練矣師古曰今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

主邑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春正月癸

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乙亥夕而

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秋兄吳王濞父也秋

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

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

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六月發諸侯

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

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

甫謚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

雖欲示博聞不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

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田汝成曰禮勇子二十加冠白

王禧曰姊子而為后昏于禮而黷于人情何以示天下

子二十加冠白

田汝成曰禮勇子二十加冠白

子二十加冠白

子二十加冠白

子二十加冠白

子二十加冠白

虎通男子幼娶
必冠惠帝立皇
后時年二十一
歲乃冬十月也
後三月始冠何
先婚而後冠而
冠又必待二十
一歲邪豈制于
呂太后故邪或
史臣之失也

劉放曰予謂女
子五等亦不煩
論之自十五至
三十為五等每
等加一筭也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

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

陰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

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

爵戶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

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

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

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樊噲也起長安

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與者若近代之戍

軍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克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

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

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

也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二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

字娥姁，故臣下諱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

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惠帝即

位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

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

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

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

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胞胎。封

劉知幾曰：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紀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隆按史記此紀次后後諸子王諸呂事甚悉而班史以別有傳故惟紀大事之概云。其所本史記原文者僅謀誅諸呂一節。鄭曉曰：平勃之留少帝以侯代之也。辟弒君之

名也少子真惠
帝子也平勃不
立少帝而迎代
王恐有唐五王
之禍也少帝不
得其終是以有
七國之難
王禕曰耕戰者
秦孝公商鞅之
規摹也孝弟力
田者高祖蕭何
之規摹也使于
孝弟力田深探
其本而張其紀
綱豈止革秦之
弊也哉

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畢妖

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

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

令各敦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

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

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不疑為恒山

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軹

音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諸整也

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

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

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臧于高

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

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

臣商師古曰酈商穎陰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

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

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

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古曰羌道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屬隴西郡夏六月丙戌晦

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

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入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

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詔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

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

心。臣使百姓百姓欣然。臣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

治。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

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

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

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師古曰即元年

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秋八月淮

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

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月城長陵。師古曰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

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等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

隆按非劉氏而王即負白馬之約奚係漢室存亡哉其失在于以兵柄授呂氏則曰帝而帝曰王而王太阿在手人不得而嬰其鋒耳又按呂后殺趙王詳具外戚傳

攻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

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

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

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

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諡號諡不稱

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

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

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

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

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

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闈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闈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

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

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闈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

署之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

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

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恐為

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告兄齊王令

李德裕曰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寤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耳儻才出于世豈受其給說哉

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

據北軍遂誅諸呂人皆以賣友譏之左孺辨杜伯非罪宣王怒而加誅史官以為友美之愚謂國重友輕然賣友誅諸呂以安劉者忠也友順君逆寧順友不易言以求生者直也二子各安其志而已

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類。張晏曰類音須。師古曰呂后妹類。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音竹。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

劉敞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

劉放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且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子之名

隆按儀禮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據此則右袒之令明示為呂氏

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

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

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

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

封侯師古曰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詐以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

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呂兵授太尉勃

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

則有刑爾及考戰國王孫賈曰

淖齒弑齊王與我誅之者袒右

又何說耶愚以為此兵機也太尉預知衆心已

歸劉氏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

有黨故繆為此令以候間有袒

右者或遲疑而未左者則立誅

之以警衆蓋其計畫已先定矣

如姑以規人心向背如諸說紛

紛則高帝素稱知人何以曰安

劉氏必勃耶劉子暈曰或謂

使衆皆左袒勃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

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

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俳佻往來

師古曰俳佻猶傍徨不進之意也俳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

敢訟言誅之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

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掖若人掖也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

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

當何如噫是未
察其情也方勃
令紀通持節矯
納勃北軍復令
說祿解印以兵
授勃當是時軍
衆豈不知勃爲
劉氏而來哉勃
已執兵柄下令
以激衆心故云
爾豈有奪呂祿
之兵而復爲呂
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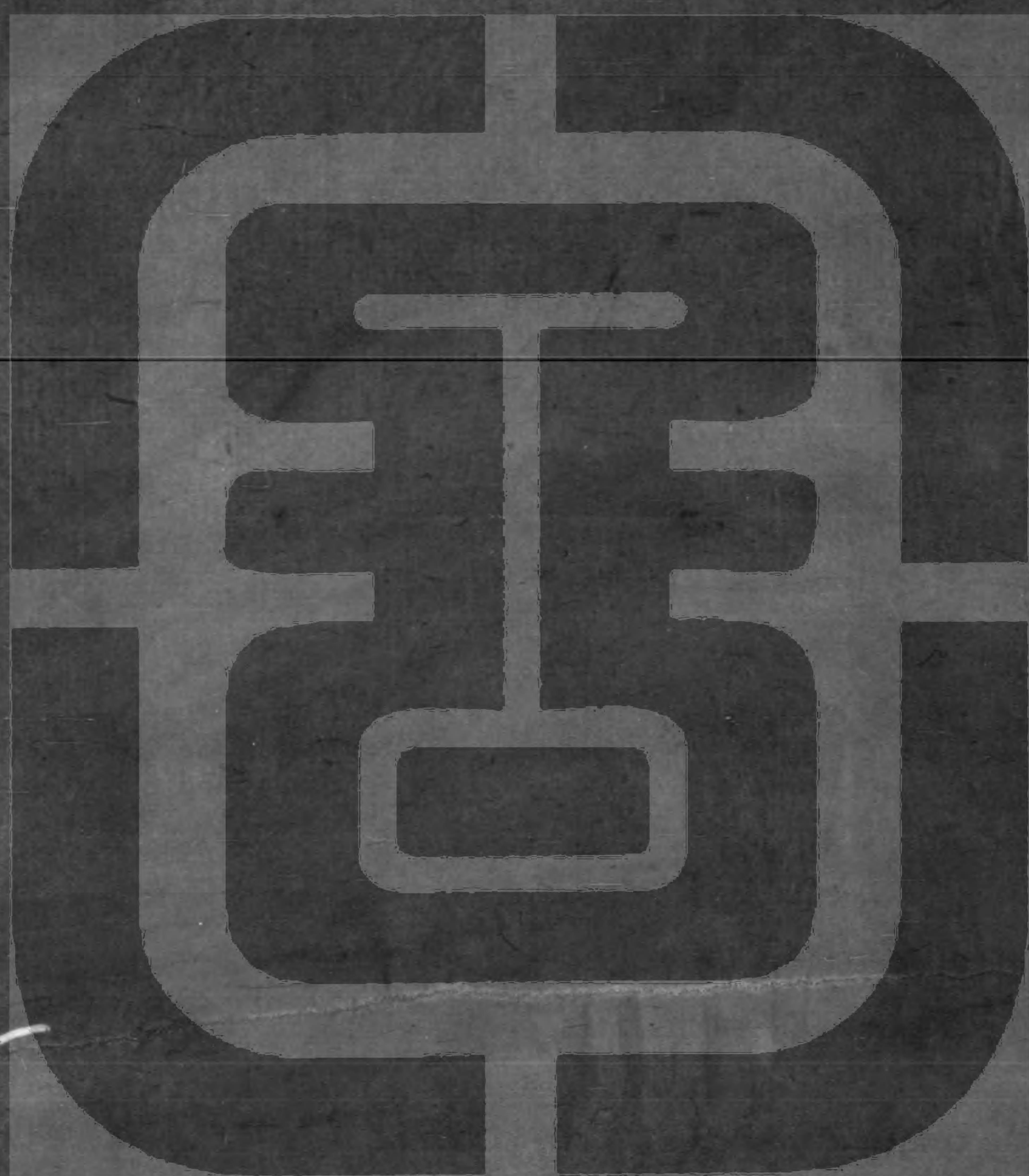
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

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闈宮中

小門音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漢書評林卷之三 終



5